

祇供施政參攷
請勿公開發表

敵偽研究

26

第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第二十六期

論目前敵國政治動

向

決戰下的汪偽增產

問題



本年一月「大陸新報」社主
僱座談會紀錄

日寇的鐵產量與作戰力

譯自「大陸新報」

本刊經呈請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特准發行
浙江省圖書館藏審查處許可證浙西雜二字第二號

浙江民族文化館敵偽研究室編印

浙江圖書館藏
南京圖書館藏

論目前敵國政治動向

前言

在「強化國內態勢」的口號下，敵國最近的政治措施正在急劇變革之中，爲了適應當前的戰局情勢，日寇一面向着增產飛機的目標狂奔，一面對其國內的人力資源作最後的發掘，以「決戰必勝」爲號召，企圖作孤注一擲，其一切措施，俱針對強化作戰力之目標，同時更加緊利用欺騙政策以懷柔南洋與中國的傀儡，阻撓盟國的反攻，以遂其「以戰養戰」的一貫陰謀，其今後發展，實堪注目；本文就敵國最近兩屆議會的特點與敵國再度局勢改組之意義，以分析其最近政治動向，同時指出我們盟國目前應取的對策，俾供關心敵情者參考：

一

當盟軍在太平洋上的攻勢已直叩日寇大門的今日，日寇爲了作最後的掙扎，不得不一再「刷新」其政治體制。雙決定了許多「非常措置」和「緊急施策」，以適應當前瞬息萬變的戰局情勢；其間雖有不少出人意料之異動，但就整個局勢觀之，還是有着一定的發展軌跡可求。

自從去年開始，敵東條內閣即有「定向決戰」這口號的提出，年餘以來，敵國內政上所有的重大措施，無不以適應「決戰態勢」爲前提；尤其是最近，敵相東條再度提出「決戰年」的口號。其主要用意，無非是以這口號作爲藉口，進一步壓榨其國內人民，剝奪佔區的資源，以應付日益危殆的殘局。

在這樣的情勢下，敵國的統治階級正重向法西斯化的極端，一切政治措施根本不顧到人民的利益，而只求以「國運」作孤注一擲。

正由於敵國政治體制法西斯化的日益加強，敵國議會對政權的實際作用也反比例地減弱，簡直成了有名無實的

「舉手機關」，不過激洩屢來的重疊施政方針，還是在議會中作着形式上的提出，因此我們對於敵國的議會仍不能不予以相當的重視。

最近半年之中，敵國議會曾兩度召開，一次是去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的八十三屆臨時議會，另一次是去年十二月召集，今年一月二十一日重開的第八十四屆通常議會，這兩屆議會都是在「強化國力」與「遂行決戰全勝」的號召下舉行，除了後者所過的一九四四年度總額五百餘萬圓的敵國全部預算而外，更有不少重要提案通過，足以說明敵國的政治動向；這裏先將這兩屆議會的重要特點縷析於下：

第一、強調所謂「建設東亞人」東亞——在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中，敵首相東條外相重光發表施政演說和答覆議員質詢中間，都一再提出其「八紘一宇」的爛調，尤其是東條在施政演說中在誇張其「扶助」滿洲非律濱「獨立」，協助泰國「興隆」與「支援」印度臨時政府「這種種業績之外，並且說：『關於華北國方面，帝國自本年伊始，即根據既定方針，積極進行交還租界以及若干案件之具體措施，此已為衆所周知之事實；又關於改訂中日基本條約事宜，最近即將具體化』。又說：『余對……達成『中國人之中國』之理想，及為大東亞十億民衆之解放而邁進之氣魄，衷心表示敬意』。

這更充分顯示敵國以欺騙政策來籠絡和奴役東亞民族的野心，同時更暴露敵寇在「對華新政策」的高調下「強化」汪偽以加緊「消化」其在中國的侵略佔區的企圖，這是顯然若揭的事實。

其次有所謂「大東亞總動員案」——這是在敵國第八十三屆臨時議會中所通過，對所謂「世界新秩序」與「大東亞建設」特別加以強調，這正是後來於「大東亞會議」與所謂「東亞共同宣言」的張本。

第三、通過「緊急法案」的內容——在八十三屆臨時議會中所通過的「緊急法案」達十四件之多，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軍需公司法案」，「兵役法修正法案」，「工業所有權戰時特例案」，「戰時刑事特別法修正法案」，「竊防法修正法案」……等，其主要內容除將軍需公司完全歸政府管理，在「企業整備」的具體決定下調整其業務與資金外，關於兵役法的修正案主要的有兩點：（一）服役年限延期延長至四十五歲（前為四十歲），同時規定台灣人民服役（朝鮮人則已實施），此外有加重官吏及其他公務員濫職罪之刑罰，擴大防空義務範圍等，都是適應當前非常情勢緊急措施。

第四、空前龐大的本年度預算案——在敵八十四屆通常議會中通過了總額五百零九萬萬圓以上的本年度總預算，較上年增加達一百四十餘萬萬圓之鉅，超過平時預算二十二倍以上。（關於這空前龐大的預算對於敵國整個的

財政經濟上所引起的影響，本刊在第二十四期中已有專文詳列，讀者可以參閱。

第五，爲了應付極度膨脹的說出來而成立的增稅案——規定第一年度（即本年度）增稅數額爲二十五萬萬圓左右，其中大部爲直接稅，這更與過去不同的一點。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足敵首相東條在八十四屆議會中所發表的施政演說，首先承認盟國反政的日益熾烈，充分反映出敵國窮於應付的窘狀，他說：

「……：彼等（指盟國）雖一再遭受重創，但一味恃其物資之豐富，遂次推進其基地，並進攻我海上交通線，圖藉此影響我海上運輸，我前線將士，應付此嚴重之戰局，刻正活用前此諸勳所獲得之戰略優勢，繼續奮鬥……」

關於敵國政府今後施政的重點，據東條說是在於：

「增強戰力，尤爲增強航空戰力，除增產鐵、輕金屬、煤，及其他重要物資外，囑化實施國民勤勞運動，及改良海陸軍之力，亦爲根本之要件。」

以下他提出三點作爲今後施政方針：

（一）強化國民勤勞運動；

（二）提高陸海運輸能力；

（三）確保食糧強化儲蓄；

（四）官吏服務決戰化。

這四項方針正是配合着敵國當前的「決戰態勢」而構想的。

當第八十四屆議會將近休會之時，又有前田米藏等一百零五人所提出的「必勝決議案」上了議程，這議案的原文是這樣：

「現在戰局重大，皇國興廢，決此一舉，吾一億國民，允宜奮然崛起，團結一致，集中於必勝一點，藉以擊滅美英，特此決議如上。」

此案通過以後，東條即起立致詞：「今戰局日形苛烈，今日實決定皇國興廢與大東亞之盛衰之秋，政府決請求一種措置，須一億國民總力作有效之集中於增強戰力。際此皇國危急之秋，諸君代表國民而以此熱烈決意之表現，政府實深感戴」，這一方面顯示着敵國統治者呼天搶地，力竭聲嘶的窘態，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他們企圖以「皇國興

這次改組的動機，據說是爲了「強化內閣政治力並增強決戰總力以適應現階段攻戰兩略之重大局面」，實際上却充分暴露出目前敵國財政和經濟危機的嚴重性。

在敵國這次改組之後不久，敵陸軍省又發表參謀總長杉山元元帥與軍令部總長水村修元帥均去職，由齋藤實相兼攝參謀總長，海相島田兼任軍令部總長，這次異動的用意，據敵方所稱是在於「加強軍令與軍政即統帥與國政之緊密連繫，依人事異動使一元化」，這一方面反映出過去敵國的軍事機構在運用上一定有着很大的缺點，在現時爲了應付「決戰」，不得不作徹底的改革，而另一方面東條兼攝參謀總長之後，以現役軍人而任內相、陸相、軍需相，再兼上參謀總長，則敵國所有內軍事政治經濟大權都集於東條一身，這正是東條內閣更進一步走向軍事法西斯獨裁的明證。

如果從最近的敵國內情來觀察，更可明瞭這次敵國的改組並不是偶然的，即以石渡代替賀屋出任藏相這一點而論，恰可出現於敵國第八十四屆議會閉會未久，五百萬五萬餘圓的龐大預算將付實施的現在，其間正不無因果關係的存在：尤其是由於賀屋所提出的本年度增稅計劃，包括直接稅十六萬萬餘圓與間接稅八萬四千萬圓，合計達二十五萬萬圓之鉅，而且過去賀屋的增稅計劃一向以開發稅爲中心，把租稅負擔轉嫁到人民身上，現在因爲開發稅實已增到無可再增的地步，所以賀屋本年度的增稅計劃不得不從直接稅方面着想。可是這樣一來却嚴重地妨礙了財閥們的利益，在第八十四屆議會中賀屋承認增稅之巨爲歷來所未有，同時更勸國民一向增稅報國之途邁進一，可見他自己也知道這事的棘手，而這次賀屋的去職，主要的原因也正是由於失去了財閥的支持。

代替賀屋的石渡莊太郎，原也做過藏相，做過攝政，現任大東亞相的青木一男同爲親軍的財政官，有一大藏相「三隻鳥」之稱，從一九四二年起，石渡任江寧縣組織的「最高經濟顧問」，這次他的上台，顯然表示着「軍財合體」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而其利用石渡與汪逆傀儡組織的特殊關係，加緊搜括大東亞淪陷區資源的野心也已昭然若揭了。

至其他兩省大臣的更調，以新野閣二親領袖五島慶夫代替八田嘉明，以海軍人物內田信代代替政黨份子山崎達之輔，這樣一來，除了增加財、海兩界在現內閣中的比重以緩和財閥企業家的反感而外，同時更意味着目前敵國所遭遇到的運輸——尤其是航運——與糧食兩方面的困難，已非尋常手段所能獲得解決。

在現時敵國爲了應付日益擴大的戰局，不能不向南洋和其他各地去撈回他的侵略資本，可是船舶則缺之却成了他「以戰養戰」陰謀的致命傷，尤其是最近敵寇在太平洋上的情勢急遽逆轉，海上交通線更大受威脅，因此在八十

四國聯會席上東條「聲疾呼」：「海上運輸的損失，自不能加以忽視」，同時更要求「改善海陸運輸情況」，這次的起用伍魯慶夫，一方面由於他是橫濱電氣鐵路會社的總裁，在陸軍方面或者可以想點辦法，以補救海運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因為他曾任不遺殆在察使，對於敵國當前船舶增產的重大課題曾經出過一番力，所以這次東條特地提拔他出來擔任這艱鉅的任務。

這次農商相的更調，顯然反映出敵國當前的糧食危機更趨嚴重，敵國在平時本已感糧食的不足，要對台灣朝鮮和外國糧食的供給，經過長期的侵略戰爭以後，農村壯丁日益減少，耕馬也被征發，肥料供給又不足，因此形成了日益嚴重的糧食恐慌；在目前敵寇正強調着所謂「確立日滿一體之糧食自給態勢」，並竭力圖謀糧食增產，除了向南洋的產米區——泰國、緬甸、越南等地作無限制的榨取以外，對滿洲的糧食更不肯放鬆；最近據敵方發表：上年度滿洲朝鮮對敵國的糧食輸出都有大量增加，而本年度預定對滿洲的農產物蒐運額將增加五倍至六倍之多，爲了完成這抗筋吸髓、搜括工作，敵國農商相的更調是含有很重大的意義的。

最後說到東條的兼攝參謀總長，這就是所謂「國務與統帥一元化」的表現，同時也是東條「集結政治力」的又一重大舉措，對於這一舉措，英國外交評論家認爲是「更事集中權力於內閣並奪去內閣以外諸軍事領袖之權」，美國軍事及海軍觀察家則認爲「係土魯克受重大打擊之反響，同時亦說明日方正迅速補救其錯失」。

按照敵國的憲法，「天皇統率海陸軍」，「天皇決海陸軍的編制及常備兵員」，因此內閣的海陸二相固可以不經過首相而有「唯握上奏」之權，而陸軍參謀總長與海軍軍令部總長更是直接聽命於天皇，另一方面則新任海陸二相的推荐權即握於陸軍參謀總長，教育總監，現任陸相海相及海軍軍令部總長之手。換句話說，便是通過上述這些人物，隨時都有倒閣的可能，東條自兼陸相，可是上述的威脅還是存在着；所以一年以來東條在「國務與統帥一元化」這一點，仍對不肯讓步，他曾說：「余以總理大臣兼攝陸相，同時以現役軍人奉大詔特許干政，實爲作戰上所絕對必要者，國務與統帥間之關係至爲微妙，而其調和則爲制勝之先決條件。」現在，由於陸軍省與參謀本部，海軍省與軍令部實質上的合併，這個目的也終於達到了。

此外，敵國的這一舉措也反映出敵國軍人內部派別的糾紛和關於各種軍事問題決策上的正在醞釀着的重大矛盾；而杉山元，永野修身等老前輩的下台，也很值得注視。

經過數度局部改組之後的東條內閣已面目全非，當日成立時的關係，而今已僅餘四人，這完全是由於太平洋戰局的逆轉，使敵國不得不作被動的適應，由於東條內閣是否能長此苟延殘喘，那就得看他在「決戰態勢」的號召

下，用實際行動來決定了。

四

在目前，東條內閣的實際措施又是怎樣的呢？

這里試舉出最近敵國政治上的幾個特點來作一分析：

首先就得說判國民動員的強化，敵國在現時人力資源的枯竭已是非常明顯的事實，敵國爲了應付日益「深刻化」的戰局，不得不再擴大其國民動員的範圍，在去年有所謂「生產增強勤勞緊急對策」以及「勞務調整令」的發表，最近又指定了十七種職業禁止男子就職，尤其是一般大學生兵役緩徵的停止，以及種種技術者征集例外制的嚴正影響更爲重大。

本年一月十八日敵閣定例閣議通過了三個重要議案，就是：「緊急國民勤勞動員方案綱要」，「緊急學生勤勞動員綱要」與「第二種工業方面企業整備措置綱要」，其中前兩項都是有關國民動員的緊急法案；關於國民勤勞動員方面，規定擴大現在之國民登記範圍，確立國民登記制度，擴大征用國民之實施範圍，同時新創按職業征用制度，關於學生勤勞動員方面，確立學生與工廠關係之一體化，規定學生之勤勞期間於一年間暫以四個月爲標準，同時更視學校或學科之種類更延長其期間。

三月七日敵閣舉行閣議，根據「決戰非常時期措置要綱」決定「動員學生徹底具體案」，其具體措置如下：

(一) 國民學校高等科學童及中等學校程度之學生，遇有必要時，決使之參加軍方及其他重要工場，從事增產食糧，建設國防等工作。

(二) 理工農醫等四大學專門學校之高級學生，在原則上適應其專攻學科，立刻動員於各工場，事業場，醫院等場所，活用於技術指導部門；

(三) 實施學生助員，使精成以教職員作中心之學校單位隊組織；

(四) 採取星期日不放假，常時授課之體制；

(五) 對於從事勤務之學生，確保食糧及其他物資配給。

學校教育與國民動員兩者原是無統一的，敵國在現時爲了補救人力資源的困窘，竟已不再顧到國家今年大計的教育問題，幾乎將強迫全國學生走向工場和戰場，這中間正隱藏着非常重大的危機。

此外，關於婦女動員，目前也已成爲敵國「強化國內態勢」的重要方策之一，敵國政府以婦女作爲增強軍需生產的重要担当者，在今年三月十八日敵閣閣議中通過之「決戰非常措置要綱」內，有強制女子加入「挺身隊」的規定，並通過「挺身隊制度強化方策要綱」，以積極加強婦女動員體制，其要點爲：

(一) 女子挺身隊乃應國家之緊急要求，本諸誠私奉公精神，從事增產者；

(二) 以十二歲以上之未婚女子爲隊員；

(三) 女子挺身隊員之從業期間爲一年，於開始工作前，應量予以預備訓練。

最近敵國政府又舉辦「國民登錄調查」，凡男子十二歲以上六十歲未滿，及女子十二歲以上四十歲未滿都要申報，至於科學技術者，則不分年齡性別。即六十以上者亦須申報。

這種種種證明着：敵國對於人力資源的發掘，已到了一竭澤而漁的地步。據最近敵方報紙所載，日本之舉報國會動勞報國隊的隊員原籍自由職業生活的作家們也被迫加入軍需工廠從事工作，這點更充分反映出敵國勢力問題的嚴重性。

其次說到飛機增產，這是敵國目前以全部力量瘋狂地從事的工作，在八十一屆議會中決定了一超重點生產的方針，實行徹底的「企業整理」，所謂「企業整理」，即是動員空閒設備及較不急需的部門，而使之轉用了飛機製造工業及其他關係重要之產業，在八十四屆議會中，東條的施政演說里提到敵國的飛機生產額已較前增加二倍，並謂今後有繼續增加數倍的希望。

據敵官方最近發表：

「日本爲適應決戰階級，於此全面改編國內生產構造之過程中，纖維工業亦自當轉向軍需生產……日本政府對纖維工業之轉軍需生產，自去年六月發表增強戰力整備企業要綱後即急速實施，今殆已整備竣事，如近江紙空工業日本紡織某飛機工廠等數工業某工廠並纖維工業某工廠東平紡織某工廠日紡織某工廠及某地多數工廠均已開始工作，直接貢獻於軍需生產……此等轉業工廠，因其建築物形式及技術關係均以轉換爲飛機關係工業者占多數……」

又據敵軍需省航空兵器總局長官遠藤三郎最近發表談話：

「敵方之反攻，企圖於短期內決定勝負，此種野心最近愈形露骨，今年實爲吾人邀擊敵方總反攻爭取最後勝利之一年。故從速增產航空戰力積極增強飛機，乃爭取勝利之第一前提，決戰第三年之飛機生產計劃，爲滿

是國家確切之要求，已決定作數倍之增產，其能否實現，實足以決定我國之興廢，故吾人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實現此增產計劃。

關於企業設備的進行，他說：

「現以整備第二種工業部門之企業為中心，實行調整企業系統等強力施策」。

最近決定的本年度預算中間，軍需省所估預算額達九萬萬餘元，增強軍需生產費五萬萬餘圓，此外臨時追加預算尚不計在內。

關於敵國飛機的生產額，據一般估計每月在六百架至一千架之間，平均約八百架左右，在去年最高月產額已達一千二百架以上，所以東條所稱「較前增加二倍」一點，並非毫無根據。又據韓國志士最近所得情報，敵國預期急速增加飛機生產，至今年五月達到每月生產新式飛機三千架的目標，這一點值得注意，總之我們對於敵人的產軍實力不但估計太低，正如美國陸軍專門訓練計劃主持人已默示最近談話：「日軍軍實力亦增，不僅能補充作戰中所受之損失，且在質與量方面，均有改進」因此，我們不能不隨時提高警惕，尤其不能放鬆了生產戰方面的努力。此外，關於糧食增產的對策與奴役和欺騙東亞各民族的陰謀，本文前數節中已有所論述，這裏不再詳細分析。

五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敵國目前基本的政治方針，就是「撤退戰略」作為掩護，一面縮短防線避免過重損失，一面強化其本土與佔領區的作戰體制，以備作最後的搏扎。

敵國最近已一反過去的誇大宣傳而向其國民作緊急呼籲，企圖以「皇國興廢」的強心針，來鞏固他們的精神力量。

在「強化決戰態勢」這一總的決策之下，敵國一面將政治體制一再「強化」，結果日益趨於軍事法西斯獨裁的極端，而在具體的政治措施方面，他們一面「強化」國、總動員，一面加緊必需品——特別是飛機的增產，以應付當前的戰爭局勢。

當戰局日益接近決勝階段的今日，敵國統治者為「挽救其整個崩潰破滅的危機，必然將再度作最強力的搏扎其未來的動向可說是這樣：

第一、法西斯化更趨徹底——循着「軍財抱負」與「政軍統一」的路線，敵國政治體制的法西斯化幾乎已全部

完敗，今後敵國議會的地位將更爲低降，除了「舉手」以外，不會發生別的作用；不過在走向法西斯獨裁的極端以後的東歐內亂，其本身的穩固性還是極有限的，尤其是軍閥財閥之間以及軍閥內部各派系間的矛盾還是存在而且發展着，這些潛伏着的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而敵寇在軍事上的失利更將成爲爆發的契機，只要敵軍在太平洋上再遭到一次重大的失敗，東條內閣就立刻有倒台的可能，照目前的趨勢看來，敵國頗有以政局的表面變換，來發動一次對盟國和平攻勢的可難，這更是我們應當預爲警惕的一點。

第二、人力資源竭澤而漁——爲了補充太平洋上的日機月果的傷亡，更爲了加強軍需品的生產，在在需求着無限的人力，敵寇在這一點上，除了對其本土的人力儘量搜括而外，對於各附庸以及佔領區的人力當然也不肯放鬆，最近台灣的抽壯丁已經開始，而在我國和南洋兩地區中攫奪人力資源更將逐步加緊；最近據僑華北勞工協會所公佈民國二十一年一年間東運敵國的中國僑陷區壯丁達一〇二八，四七七人（其中團強三三一，四七八人，個人七〇六，二二二人），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目的一件事。

第三、對佔領區加緊搜括——其搜括的主目標還是在於我國淪陷區，尤其是滿洲和「華北」；而敵寇這年來搜括所得，這一地區也遠較南洋各地爲多，在最近敵方報紙上，對汪偽的增產開闢也特別加以強調，可見其「以戰養戰」陰謀的重心，還是在於我們的淪陷區方面，這一點是我們應當特別警惕而且亟須謀有效的對策的。

第四、懷柔欺騙的再擴大——爲了謀經濟掠奪的順利進行，和壓制佔領區民衆的反抗意識，敵寇的懷柔欺騙民衆的陰謀必將再度擴大和強化，而在中國方面，對於汪逆偽組織的利用也一定會更進一步，敵寇目前陰謀的重心是從把國民心達到強化戰力的目的。

針對着這種種陰謀，我們盟國首先應廓清一切悖勝觀念，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準備發動全面的反攻，正如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將軍於二月九日發表談話中所說：「我相信只有從中國的遠地，才能够打敗日本，我不相信僅靠海上的戰爭就可以打敗日本。」目前時，我們唯有發動大規模的陸上反攻，才能根本擊破敵寇的「撤退戰略」。

說到大陸攻勢，我們中國不消說應當起最重大的任務，同時我們也正在積極充實準備，不過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出一點，就是整個的反侵略國家的戰略與政略的密切配合，實在是決勝的最大前提。

目前太平洋上的攻勢，正積極展開着，而盟軍對敵寇的反攻也正節節發動，我們不虛驕不氣餒，把握着當前的有利形勢，擊破敵寇的困獸之鬥，應是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

「決戰」下的

汪偽增產問題

——本年一月「大陸新報」社

主催座談會記錄——

關於敵偽目前的一增產陰謀，本刊上期已爲文詳加縷析。最近本室竟得敵方「大陸新報」載關於此項問題之座談會紀錄，其參與者皆敵方負責此項運動之實際工作人員，座談內容雖較爲複雜，但其中亦多具體而扼要之處，且不少頗有見地之言，爲一般論文所不及者，其對於「蒐集」與「配給」之檢討，農村「組織化」之策劃，以及「增產」運動前途困難之分析，最後並歸結於「治安」之難於確保，實爲「增產」途中之最大障礙，凡此種種，皆道破「增產」運動之癥結所在，同時亦可窺知敵方目前對汪偽之態度；以此本室祇將全文透譯，以供各方研究參考，所有補充各節，俱係原文，文中重要處特添加旁點，尤希讀者注意。

出席者：

大使館技師

坂本尙

華中棉業改進會技師

高井彌一

粉麥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井上泰忠

粉麥專業委員會改進科副科長

新田英一郎

棉花統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堤孝

正金銀行

堀江董雄

大陸新報社

廣瀨庫太郎

篠田、竹本兩記者

爲了決戰年的戰力增強，增產運動的飛躍推進實屬必要，本社（大陸新報社）可鑒於此，特開催關於這問題的發展和促進的座談會，邀請各機關代表參加。

增產運動的兩重意義

廣瀨 現在先講戰時「中國」重要國策之一的增產問題，關於這問題，如何促進增產，以及應繼而採取的方針，這一類的問題，要請各方面與業務有關的各位先生發表意見。說到增產運動，新四軍也在提倡增產運動，在「國民政府」（指汪逆偽組織，下同。）方面新年度開始，不僅是着重增產的宣傳，而且更感到真正展開增產運動的必要，這一運動直接關係於「中」日戰力的增加，確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怎樣實行增產呢？首先我認爲應檢討的是增產的重點應置於何處，同時增產與蒐買的關係也非糾正不可。現在請坂本先生說明增產運動的根本精神。

坂本 增產運動的全面化還是最近的事，「國府」方面將怎樣進行這一工作，還沒有到最後決定時期，但是在體上日本當局無變的將對於「國府」協力支援的，在這一點上正意味增產運動已頗被注意，而必能順利進行，正如剛才廣瀨先生所說，各種增產運動都是直接增強戰時物資的，同時通過這一運動更可以達到把握民心的目的，這正是廣義的戰力增強的一種運動，本年度由於增產運動的強化，我相信對於戰力和增強在物質與心兩方面一定會

有很大的貢獻。

廣潤 增產運動雖是有着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這一點不能不予以注意，增產運動不僅是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且是展開在「新國民運動」的思想基礎上的。

坂本 是的，無論從那方面來看，增產運動所取的姿態，應當是與新國民運動和清鄉工作全面結合的東西，廣潤「中國」雖已經參戰，可是在國民總動員方面講來，實在還缺了一個良好的中心運動，因此在現時增產運動的強化確是非常有意義的事，這事在參戰的「中國」看來，也是富有積極意義的，所以增產運動可說是發揚參戰意識，而具有物心兩重意味的。

坂本 實際上也是這樣，「華中」民衆的戰爭意識如果能發揚的話，一定可達到物產增產而使戰力增強。

怎樣取得農民的信任？

井上，我們商業統制會在物資統制方面所深切感到的是如何可以使「全中國」的農民完全受到統制，使他們成爲忠實的統制協力者，因此我們認爲由於統制的結果而給予他們某種限度的利潤是必要的，這樣可以使他們知道，統制決不是可怕的東西，而且實際上是對我們有利的，對於農村的復興也是有幫助的，同時更可以使農民感到實施這一政策的必要，我們要使農民感到參加增產運動有極多的利益，是確實能夠得到增產的效果的，所以我們要鼓勵農民造成這種的盛氣，否則，僅是從上層方面精神的強調增產，是沒有用的。

坂本 對的，這不單是中國，任何國家的農民都是一樣的，如果預先使他們知道運事於他們有利，就能够很容易地獲得他們的信用，農民一旦信任了指導者之後，就願意安心聽受指導者的指導，這一類的例子在合作社方面是很多的，譬如要拿一種農民從來沒有種過的東西，要他們去種，農民是絕對不會歡迎的，必須要試種給他們看，使

他們知道這種的確十分可靠，這樣他們才會接受，這同時還得靠着合作社指導員平日跟農民的關係，我們決不要使農民受到損害，否則指導者與農民之間會漸漸地不融洽，而相反一方面，如果指導者能夠充分負責的話，農民一定願意能受指導者的指揮的。

高升 給農民以利益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信用的問題，剛才坂本先生所講的情形，我們棉產改進會方面也有同樣的經驗，這種經驗是數年以來指導棉農所得來的，當棉花公定價格未決定以前，我們與農民之間如果沒有良好的信用關係的存在，就不可能滑地進行品種改良和栽培指導等工作，而在另一方面，如果相互之間的信用關係能够存在的話，在事先就付給他他半數的預定金，那末棉花就能很容易地到手了，那時在農民看來公定價格未決定時，他們雖然可能用別的方法得到一點利益，但是他們並不着重這點利益，而會把棉花送到改進會里來，這中間指導者的努力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因此指導者與被指導者之間信用的強度是增進工作中間的一個重要因素。

坂本 這不僅是棉花方面，其他如養蠶等各方面也同樣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蒐買而不配給是不行的

廣瀨 我想增產運動方面蒐買價格的決定是有重大關係的，好在今年米棉的公定價格都很高，而蒐買方針的決定也是保證農民利益的；跟蒐買價格同樣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配給的問題，在過去我們對於農民出賣農產品以後所剩手的錢怎樣去使用的問題，沒有好好地加以注意，在很多地方，我們往往聽到農民們這樣說：「我們所賣掉的東西都是依照公定價格的，但是我們買到的東西——像糖、鹽、烟草以及必需用品却是不得不照着黑市，這真沒有辦法的事情！」中國的農業經營向來是帶着商品生產的色彩，譬如種米的人原是專種米的，但從剛才所說的理由看

來，漸漸地有着轉變爲各角栽培的傾向，因此與蒐買同時應賣給農民以工業製品，也就是使農民能夠以很便宜的代價有工業製品到手；在現時配給組織的強化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任務，商統會應當不遺餘力於蒐買，而且要使農民的配給做到合理化，要達到這目的，商統會與合作關係的調整是非常必要的。

坂本 配給的組織是必要，也就是說農村組織必須細密化，無論如何，如果能給農民很圓滑的配給的組織能夠確立強化的話，使價格與數量都能適當地決定，那末大體說來農村經濟的統制是能夠順利進行的。

廣瀨 都市方面保甲制度都已確定，大面上通過保甲制度總以使配給的物資多少的到一般人民手里，可是在農村方面呢？就行不通了，農村方面雖然也有保甲，可是對物資統制機關是完全没有關係的狀態。

井上 從小麥經濟上講起來，無論如何農民的組織如果確立的話，物資配給的工作實在是很法進行的，在商統會方面無論蒐買也好配給也好一定生活用農民組織才是；在蒐買方面商統會已開其端，今後在配給方面表現成績，實在是必要的。

坂本 從日本方面看起來，蒐買雖較爲困難，但配給却比較容易，可是在「中國」方面呢，却相反的以爲蒐買是很容易而配給到非常困難，這主要的由於配給權不十分健全，上面雖有物資發出來，但到最後却變成沒有了，因此如單僅僅確立保甲制度還是無用的，因爲保甲制度只是一種行政制度，要是僅在保甲制內話，物資是有進入有權力者手中的危險性。

怎樣利用合作社？

廣瀨 因此，利用配合着保甲制的合作社來進行配給工作，實在是必要的。

坂本 做得不好的話，保甲制的確是有弊害的，不過合作社現在配給棉布大體上雖然還好，但也有一點不好的一點，就是要受到有權力者的阻礙。

井上 一般的說來，能够活用農民組織總比不用好一點。

堀江 商業統制會這機構頗有名義是重點於商業關係上面，看起來跟農業生產方面似乎沒有多大關係，不過講到商業還是含有農業的成分在內，可是實際上商業與農業却成了分離對立的狀態。

井上 商統會的「商業」兩個字是否含有農業和工業在內呢？

堀江 日本人對「商業」的看法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而已，結果使商業與農業與工業二者之間起了分離對立，成了不振的工作狀態，僅僅考慮到寬寬，而不重視配給，完全形成一種跛行狀態。

井上 當統制實施之初，大家以為寬寬是很困難的，配給應該很容易，可是實際做的結果却證明這有決是不對的，大家才漸漸地明白，寬寬與配給的關係必須求其合理化。

井上 從商統會理監事的陣容看來，全都是銀行家，一部份是與紡織和製粉有關的人，從全盤看起來，總是覺得商業的關係比較深切，如果果促進增進，無如何非調整統制機構，非使農民的組織化實現不可。

農民組織化的問題

井上 我們粉麥專業委，會跟農民的關係最為深切，同時比商統會其他關係事業更早發端，是實際上農產物

的寬寬，如果價格定得太低的話，一定得不到成績的，因此一定要考慮到農民的成分，並且給他們一定的利益。

堀江 農民雖然會打對盤，但是必要的配給而向來不會使農民到手的，他們非向黑市購進物資不可。

井上 這樣看來，中國銀行之類的不合理，似乎已不是甚麼不起的事，實際上大家都會予農民以利益的

坂本 中間商人是不可少的，所以在機構上我們必須排除中間榨取，如果不能使農民達到組織化，將來無論寬

寬也好增產也好都沒有辦法的。

堀江 農業部門的組織化的可能性有沒有，如果有的話，他的限度是怎樣？

坂本 有的，只要能得到有關各機關完全協力的話，不到一年，「和平區」農民就可能做到「組織化」的。

廣瀨 我也相信這事是做得到的。所謂「和平區」，從治安的關係以及其他方面講起來，大體上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清鄉」工作已經終了的地區，第二種是目前「清鄉」工作剛開始的地區，第三種是未經「清鄉」的地區，其中至少在「清鄉」已經終了的地區，把農民在合作社上面組織化起來，是絕對不困難的。

坂本 先從治安良好的地區開始確立組織，再漸次擴大到治安不良的地方。

爲達成這一目的，各有關機關方面的協力是非常必要的，這工作的進行，不消說會遭遇到很多困難，不過，協力支援的完成一定是簡單而易實行的，譬如米就是一個例子，合作社對於米的問題的處理，還沒有到決定狀態，而棉花也是同樣，棉花改選會買進了棉花，作爲新年度的棉種用，可是怎樣來處理它，還沒有決定，或許已經決定了也難說。

高井 棉花部門已經決定了吧？合作社所蒐買的是直接送到棉花公會裏去的。

廣瀨 我從前到過江北，看到「綜合研究所」裏的改良品種的計劃與他們的熱心努力，可惜沒有把這種推進改良事業的機關推廣起來，聽說他們願意跟行政機關聯絡，以求品種改良的普及，同時我以為要是跟合作社取得提攜，研究所方面也必大大贊同。

高井 在改選會方面跟合作社是全面結合的，牠的事業目的在於推進品種改良的普及。總之，合作社里都有棉花部的部門，這棉花部與棉農改選會有表裏一貫的關係，改選會的職員同時也是棉花部的指導員。

其他爲品種改良而設的細胞組織是生產互助社，因爲改選會是幫助互助社的，普及品種的改良，幫助棉花的販賣，就是這樣，在江北方面如能活用這方法，不是就能解決了嗎？剛才廣瀨先生所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合作社與農業改良

堀江 我是一個銀行界中人，對於增產完全是外行，不知棉花以來的增產關係究竟是怎样？

坂本 對於高度的農事試驗，是國立農事試驗場在任的，增產的推行事業是合作社擔當的，大體上就是如此；從前蘇州有六縣水稻品評會，那就是合作社推行事業的主體，合作社指導員就是中堅分子，他們把「清鄉」地區

三百多個地方，穀稻加以詳細統計，並調查土壤等的關係。

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優良品種的成績，最好每畝山遠到三石五斗左右，這成績如果可靠，那就非常好了，因為最高的紀錄不過三石八斗，這樣的山從農民那邊買過來，確保其品種，預料新年度可能把牠普及。

然而老實說水稻的改良也不過做到這一點而已，關於優良品種的普及，如能由行政機構來執行的話，那是最好的了。

廣瀨 我想如果單靠行政機關不執行，是很有限度的，這不僅在中國，即使日本方面也是同樣，不過，在中國是更甚罷了，當前的問題就是合作社是必須推行的，合作社的不斷推行，實在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

坂本 我也是這個意思，今後合作社的使節，從各方面看來，實在是很重大的，所謂「合作社」或者會引起人家的誤會，所以，如更適當的說就是「中國農民的組織化」，所謂「組織化」是模模糊糊所能做到，因此作為組織機構的「合作社」就成了問題了，我剛才說起：只要能得到有關的切實協助，不出一二年和平區農民的「組織化」就可成功，這不是是否做得到的問題，而是非做不可的問題。

技術人才異常缺乏

井上正如堀江先生所講的一樣，商業、農業、工業的旅行狀態非打破不可，為了符合這種理想，我們「務農專業委員會」內部有「改進科」的設置，不過僅注意寬寬而忘了增產，這是產業界的流弊所在，非加以糾正不可；

改進科最近的工作，是在上海設立「採種圃」，本年更可能在各地區設立農場。

而且在任何時候，技術方面的人員可以提供於「國民政府」和合作社，使小農改革事業成為國家的事業，而積極推進，他們確是有着這樣的希望與用意，關於「問題，最大的困難就是中國籍的技術非常缺乏，從「國民政府

「起對各關係機關為止，都應講求方法優待優良的技術人員，以求掃除這種不良傾向。

坂本 主要的原由是技術系統學問的人大都已走向行政方面去，這真是增產運動中的一個癥，對於這個問題必須

要很快地解決，同時走向行政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能够切實指導農民的實在很少，這個現象更值得考慮。

新田 我是粉麥改選科的副科長，担任小麥的增產工作，在我們地方目前有個日本籍的技術人員，可是中國籍的却一個也沒有，我們希望將來能以中國籍的技術人員為中心；有專門知識的人走到不相干的方面去，實在是常常可憂的事。其次與合作社協力這一點，也是我們所認為值得考慮而且非實現不可的。

「一箭雙鵰」的增產方策

廣瀨 關於棉花的改良問題，是應該注意陸地棉的普及，同時要努力於亞洲棉的改良，說到亞洲棉的改良，小麥與棉花合種這一方策是可以採用的，現在主張採用這方法的人相當多，這是值得重視的事。

高井 關於這一類的研究和試驗，改進會方面已着手進行，有些人以為單單增產棉花就行了，其實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我們必須注意到各種重要作物，增產的綜合關係，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人體上說來農田的面積是有一定的，所以我們在增產棉花的當兒，也非得使糧食也同時增產不可，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棉花的增產原也是重要的，最近棉田面積減少，這是由於米、小麥、棉花價格的差異影響到整個的增產計劃。

這是實在的情形，如不能確立一個共增共產的方針——一面增加糧食生產一面增加棉花生產，那末即使其中一種增產成功，結果其他重要農產物却是減產了；因此，共同增產的綜合方針的確立，實在是必要的。

最近農產功成會和合作社方面已確立了澤才所說的綜合增產計劃。

● 棉田 ●

關於前者如不能解決購買價格的問題是不可能的，關於後者如沒有「國府」與財政機關時代的協同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至於開墾的問題，「國府」已確立了「建設二年計劃」，「大連河計劃」等也在內。如果整個計劃能夠實行的話，大概有五百萬畝的棉作地可以開墾，對於這問題，如果得不到民間的協助，還計劃還是不能充分達成的。

根據「中國事變」以前的調查，當時計劃需要八年的工夫，現在當然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現在是戰時，對於開發所需物資一時不能供應的關係。

開墾與治安的關係

堤 剛才所講的開墾大計劃，至少需要八年的時間，牠的費用需要三億五千萬元，單以所需養成的技術人員來說，也需要一年的時間，這樣才能不再招聘日本人，而完全雇用中國技師；最初的費用一千萬元是要從事業者那邊拿出來。對於這個計劃，曾經有人批評：在現時不是可以考慮到十年以後的問題，同時現在是否可實施此計劃的可能，這些問題都是應從政治方面加以充分考慮的，在開計劃中間，製造大運河和小河港，並建築堤防開墾棉田，它的結果可就有五百萬畝開墾出來。

高井 如執行這計劃的話，其他的農作物且不說，棉花的大量增加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江南大部分土地多含有鹽分，除了種棉花以外，其他農作物的栽培都不大適宜。

堀江 在這種場合，治安的關係是重要的，這些地區的治安情況又如何呢？

高井 抱歉得很，這一帶的治安方面的確不大好。

堤 土地所有者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非以行政力量加以糾正不可，關於這一點，政治力的強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譯自一月四日至十日大陸新報）

日寇的鐵產量與作戰力

譯自「大陸新報」

敵國是一個缺乏鐵的國家。不過這幾年來爲了應付戰爭，他們竭力謀鋼鐵的增產，尤其是對於俄滿和南洋鐵礦的擷取，更是無孔不入，最近又有所謂「現地製鐵」計劃的實施，更值得注意，本文譯自敵方「大陸新報」，其中雖不免有誇張的成分，亦不乏新的資料可作「知彼」之助。

一說起軍備，誰都會立刻想起鋼鐵來。鋼鐵是工業的根本問題，從近代戰的觀念說來，可說是形成了軍備的根幹，它不僅形成種種兵器在前線發揮威力，而且製造兵器的機器，軍需動員命脈的鐵路，以及補充船舶之類，莫不需要鋼鐵資源。那末在近代戰需要多少鐵量，關於近代戰鋼鐵必需量的估計，從第一次歐戰以來，早就從種種角度在經密檢討。據軍事專家估計，在一千公里的前線，配置二三百萬的防禦軍，及五六百萬的攻擊軍，則每年需要

	防	攻
鋼	一八〇〇	四三〇〇
鐵	三六〇〇	八五〇〇
鐵礦砂	一六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煤	一六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若將上述諸種數額與平時鋼鐵生產量相較，必須設法增產左列之產量——		
防	五〇	一一五
美	一八〇〇	四〇〇〇
德	一八〇〇	四〇〇〇
英	二五〇〇	五七〇〇

蘇聯

三二五

七二五

製造鋼鐵，須得大量的煤，其需要量約倍於鐵。前綫所需的鋼鐵，用於大砲及其武器者約佔五成。現試計對前綫動員兵類，錄兵一年間必需鐵量如左：

防禦軍 攻擊軍（單位萬噸）

武器

七五

二八〇

彈丸

七〇〇

二五五〇

防禦物用

七〇〇

九〇〇

合計

一五七五

三七三〇

依據德國當局之總計，上次大戰時每一兵士的鋼鐵需要量，為平均一日三分之一噸，其後又分別增為防禦時二分之一噸，攻擊時二十分之十一噸。每一兵士一年中的需要量為前者六噸或者六。六噸。在目前戰爭，其必要量當然還得增加，大致以增加一倍而論，三百萬的軍隊一年須費四千萬噸的鋼鐵。

日本特殊鋼的增成本多光太郎博士會稱：「全世界平時使用鐵量，每年約達一億噸以上。但目前世界，大戰劇

烈進行中的時候，大約每年須消費二億多噸的鋼鐵。」東亞戰爭，與歐洲方面戰線蜿蜒幾千公里那麼大規模消耗

戰不同，並不是陸軍對陸軍的對抗戰。一如美國軍事通信員警告美國國民所稱，現在日本的陸軍絕未損傷，正以充分現代化的新配備在大陸等待機會。故關於南太平洋將領的鐵量如何，完全屬瞎補給戰問題。不過在戰時鐵的消耗量非常巨大，無論那一個，非建設強有力的生產設備，增加大量鐵以補給前綫的消耗不可。

就日本的鋼鐵產額以言，則因中國事變以來迄未發表詳細的數字，若根據戰前發表的統計，測斷其現勢，未

免不甚適宜。日本的工業機構，戰前與戰業已易易面目。過去集中其大部份生產力於輕工業——纖維工業，壓迫

英國則加雪州棉業的時代，與將一切工業轉變為戰時工業——重工業的現在相較情形早已完全不同。

一般說來，鋼鐵石油和煤，占每一國家資源中的最重要地位，各國都有一種特徵，即均以自給自足為目的而國際間的移動性很少，試觀一九三五年的世界統計——

	總產額	輸出額	(單位百萬美元)
鋼	二〇〇	五〇	
鐵	五九〇	三〇	
銅	一一〇〇	二〇	

即可瞭然它的移動性如何低落。德國在一九三八年計共產鐵四千二百七十萬噸，內計產自本國者二千三百五十噸，產自占領區者一千九百二十噸，蘇聯。是年產鐵噸共一千八百萬噸，但德蘇開戰以來，蘇聯雖逃自重軍需生產地帶撤退，兩國間鋼鐵產量益見鉅大的差異，然而兩國的戰鬥並不因鐵量的產異而呈絕對之影響。

日本製鐵工業，自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以來，迭呈佳況，全國及其他各處，增設最新式設備及改良舊時設備等等，推進至力。由於經濟合理化之故，產額自給自足。據說在革新兩年後，即已驟增日分之一百另五之成績。

。那時候的經濟年報上載稱，一千噸大的熔鐵爐，預定將於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完竣云云，似尚屬於初期的建設，但從現狀觀察，絕不難作為目前日本生產力的定評，這是亟應明瞭一點。

日本國內的鋼鐵資源，誰都知道是很不充分的，因此，目前日本的製鐵事業，必須向大東亞共榮圈內的中國，

馬來等處採取原料，所以現在製鐵事業的工廠，大致分設在海上運輸便利的地方，「大東亞戰爭」已將一向妨礙

共榮圈內資源交流的障礙除去，以原料供給地言之，除新增海南島等資源地帶以外，更由於現地製鐵方針之實行，

已使朝鮮及滿洲國的製鐵事業，突飛猛進。現在各該製鐵事業的生產能力，實較原料運輸為強，幾何倍，就是

原料的供給大有不敷生產機構消化之概，那是因爲生產設備的改進，已經超出戰時海運力，老實說假如探詢一下日本製鐵事業家的意見，恐怕他們會這樣的回答你：「日本製鐵事業，正在英國同樣大規模的計劃下突飛猛進中，盼望將來大東亞全民族，能够好好的利用那巨額鐵量於農工業上去。」就日本的製鋼科學言，實屬非常發達。日本平多光太郎博士發明之KS磁石鋼及新KS磁石鋼，其性能占世界特殊鋼中最高品位，此爲世人周知之事。又如高周波電擊鍊法，及阪大工學部松川達夫博士的粉礦直接製鋼法，貧礦處理辦法等等，更使日本製鋼科學展開嶄新的巨步。

據實調查，滿洲國內鐵的埋藏量達一十七億噸之譜，前大陸科學院院長鈴木梅太郎博士，曾謂滿洲鍊鐵事業現正推進不遺餘力，依據計劃，數年後每年可產一千萬噸之銹鐵及鋼料。滿洲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第一次第二次相繼實施，且全計劃之百分之七十，係致力於鑛工部門的開拓與革新，故康德八年度（一九四一年）以後，滿洲之生產已呈飛躍之勢，該年度的銹鐵對日供給量，確保預定量綽有餘裕。昭和製鐵所，曾於康德九年五月受日滿兩國政府之表彰。

廢鐵在鍊鋼上的價值，恐不論專家與否，都會一致承認的吧。一般以爲鋼鐵係從鐵礦砂製成，其實世界鋼鐵生產額之三分之一，有時竟達半數係由廢鐵所鍊製。說起廢鐵，誰都會立即想到堆在齒鐵商那兒的種種舊鋼爛鐵，其實他們的廢鐵，爲數極微，從樽鎮村里開供鐵搜集，或從海濱撈取沉沒船殼可獲廢鐵較多。聞廢鐵鍊製鋼鐵非常容易，破鏽不堪的孩子坐的乳車，或銹折的舊鐵欄之類，只要一半的工作時間（十二小時）馬上變爲光滑晶瑩的鋼條，真好比玩魔術一樣。其中尤以廢鐵之鍊鐵經過一番機械設備的鍊製，就會一乾二淨。這一點最足驚人，利用廢鐵之製鋼法，不但較鐵礦鍊成鋼鐵的一貫作風，工作上簡單多多，且能大量生產，製造設備，亦可減少一半。用鐵量

低弱而文化水準甚低，國姑不具論，大致國內廢鐵之供給力，恆與其國之製鐵量成正比例。德國在一九三八年曾產鋼鐵二千四百萬噸，其中竟舉廢鐵達一千一百萬噸，其後占領地日廣，更從交戰地域獲得充分之補充，在製鐵上益見裕如。

廢鐵之來源，不惟上述各處，又如機器製造廠，鐵鑪製造廠，汽車製造廠等，不斷在產生大量鐵屑，這些鐵屑當然也當做廢鐵辦理。而且此種廢鐵有時很多，至於不得先把它壓平以利搬運，這是常見之事。

在使用鐵料製造東西時，由於技術關係，很可節省鐵料之可能，最重要是使工作機械精密，竭力減少低劣之機械設備。如火車頭那壓巨型機器，耗鐵頗多，但依據戰時標準型而參用代用品製造，則一輛火車頭，可節約鐵料五噸。日本最近已有戰時標準型的巨型車頭，在國內飛馳。

最近南洋方面的橡皮，輸入很多，因而有人提議將國內一切電車車軌，改為無軌電車，則可獲得不少鐵軌，日本是一個水、電氣很發達之國，國內電車甚多，幾乎觸目皆是。所以電車的鋼軌，委實大有可觀。提議者又說，不僅車軌可廢鐵利用，且改用無軌電車後，更可減少車輪碾磨鋼鐵的騒音，使都市姿態，獲得不少靜謐。

日本政府於去年（一九四三），指定煤、鐵，輕金屬、飛機、船舶為現下超重點產業，實科學生產兩部門的總動員，更從十一月起新設軍需省，對於鋼鐵巨流的滾滾甚力，現下日本鋼鐵生產量，已見急速度的飛躍增進。